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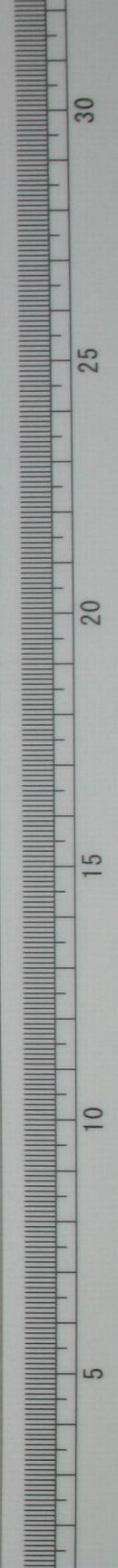
官板

王半山詩箋注

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54
2



文庫 17
W154
2



王荆文公詩卷之二

鴈湖李外壁箋註

古詩

贈約之

君曾寒而痞我齒熱以搖無方可採藥相值久無慘欲

尋秦越人秦越人病鵲也魂逝莫能招楚宋玉作九辯招魂且當觀此身不實

如芭蕉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

寄楊德逢

山樊老憚暑莊子則陽公夏則休于山樊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湖陰見元豐行

注曠若千里隔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陳後山謂公詩似聞青秧底復作龜

兆坼乃前人所未道然退之南山詩已有或如龜坼兆之句占歲以知子將勤而後食穿溝取

01018518784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東山善唐氏寄

西港此計當未獲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挂壁晤言久不
嗣作苦何時息楊惲傳田家作苦炎天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次前韻寄德逢

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如輸浮幢海華嚴經浮幢王香水海即花藏海也又楞嚴經

月光童子修習水觀見自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利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滅火十八隔佛書有十八萬子地獄兩音歷金也又佛告阿難阿

鼻地獄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十八萬周匝七重皆有刀林七重城內復有劍林萬八萬四千里於其四角有四大銅狗眼如掣電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惡

世有臭物無以為比如是流火俯觀風水湧仰視電雲坼知公開

霽後過我言不食書湯誓朕不食言翻愁陂路長泥淖困臧獲左傳

成公十五年有淖於前注淖泥也○風俗通古制無奴婢即犯事者也臧者賊罪沒入官獲者逃亡獲得皆為奴婢者也明朝吾有懷如

日照東壁涅槃經佛心在迦葉如初日之照東壁暮逢田父歸倚杖問消息渠來

那得度南蕩今已白公有南蕩絕句



示張祕校名軒民字仲明父

月出映潭底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聚暝鳥投枝泊亭

臯閉晚市隴首歸新獲仔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與呂望之上東嶺望之嘉問也市易諸法悉其建明誤公多矣而公終厚之不替也

靖節愛吾廬猗玕樂吾耳元結傳天下兵起逃入猗玕之洞始自稱猗玕子洞在商餘山西南八十里又元次

山集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酸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適野無市喧吾今亦如此紛紛

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

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

東嶺俯仰多可喜後漢杜密傳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鄉里閉門掃軌无所干及注云軌車迹也言絕人事○方公盛時俗子紛

沓而至徒使人厭之今居閒自無一迹公更以為愜也何以况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

散豈久汚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據嘉問熙寧十年十月知江寧府元

豐元年秋改知潤州二年四月罷旋落職衝替免勒停此云微雲後云黯黯必是自京口過金陵見公時也次年正月即起知臨江意公尚能為之力耶是時公雖居閒而朝廷故多門下士也。杜詩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

鍾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菴後梅摯記云梁天監中有胡僧寓錫于此山中之水時有雁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浴沸出後西域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即此是也

念方與子違儻恍夜不眠

曹植秋思賦遙思恍恍今若有道

起視明星高整

駕出東阡聊為山水游以寫我心悵知子不舖糟相與

酌雲泉

詩泉水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澤陂中心悵悵鄭注悵悵猶悒悒也。屈原傳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

邀望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邀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園中蔬知

子有仁心不忍鈎我魚

鈎一作鈎

我池在仁

一作人

境不與獼獼居

揚雄甘泉賦蹈獼獼注獼獼小獼也

亦復無蟲蛆出没爭腐餘食罷往游觀鱖

鱖藻與蒲波清映白日擺尾揚其鬚豈魚有此樂而我

與子無擊壤謠聖時自得以為娛

莊子秋水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自娛何必同世俗之樂

聞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少淹留大舸已凌波黯

黯雖莫測

楚詞彼日月之昭明兮尚黯黯而有瑕注黯烏感切黯徒感切

皇明邁羲娥脩門歸有

期京水非汨羅

韓詩倚撫星宿遺羲娥言天子之明過於日月也。宋玉招魂章曰魂兮歸來入脩門些注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

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法雲

建康志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圖經云本齊集善寺齊世祖時為豫章文獻王造也唐初因輔公祐之亂毀廢後復置為

章義院又改為法雲院建炎兵火後寺廢今徙置城內上元縣北

法雲但見春細路埋桑麻扶輿度燄水窈窕一川花一

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濃於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
底幽人自衰槁誌公十二時頌陽燄空花不肯拋作意脩行轉辛苦古宿
語渴鹿奔陽燄蓋誤以為水也後山云扶輿度陽燄窈窕
一川花雖前人未易道然學三謝失於巧耳○大安禪師云怒怒如渴鹿赴陽燄
何時得相應去○岑參詩溪水碧於草○元微之詩年年祇見人空老歲歲何曾
花不開亦此意也然花以泉養而不老人可不思所以自養哉

彎碕

殘暑安所逃彎碕北窗北

吳都賦左稱彎碕右號臨劓闔闔名也正
在建康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蜀志法真傳

伐翳作清曠培芳衛岑寂投衣挂青枝敷簞取一息涼

風過碧水俯見游魚食永懷少陵詩菱葉淨如拭少陵漢
陂行菱

葉荷花
淨如拭誰當共新甘紫角方可摘

步月二首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淨路惜哉此佳景獨賞無與晤埭

口哆陂陰

玉篇哆處紙尺
寫二切張口也

要予水西去呼童擁草袋復使東

南注

韓詩謝病
老耕埭

其二

蹋月看流水水明蕩搖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古詩

庭前有奇樹
綠葉發華滋褰裳伏檻處綠淨數毛髮誰能挽姮娥俯濯凌

波鞵姮娥弄妻○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白詩盈盈漢水若可
越可惜凌波步羅鞵○劉禹錫馬嵬詩不見崑崙人空見凌波襪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愁路

難言世路之難不若山中之樂也古樂府
有行路難○盧仝詩出山忘掩山門路

山花如水淨山鳥與雲閒

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祇應身後塚便是眼中山且

復依山住歸鞍未可攀

題晏使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使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曾遣汲谷簾水

谷簾在康王谷有水簾飛泉被岩而下者二三十派其深不可計其廣七十餘尺陸鴻漸茶經第其水為天下第一三載祗望香爐

雲廬山記香爐峯山南北皆有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香爐雲徐無心澹無滓使君恬靜

亦如此欻然一去掃遺陰便覺煩歎漲千里漲一作悵歸田負

載一作戴子與妻圃蔬園果西山西出門亭阜百頃綠望雲

纔喜雨一犁我知新亭望雲好欲斲比鄰成二老杜詩與子成二

老來往亦風流莫嫌雞黍數往來為報襄陽德公嫂語殺雞為黍○襄陽記司馬德操嘗

詣龐德翁值其上冢徑入其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須臾德翁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游亭

金陵志游亭在蔣山廢久矣余嘗過之公詩又云西崦水冷冷汾岡有游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游亭眾山若怨思慘澹長眉青迸

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歇鞍

松柏閒坐起俯軒櫺秋日幸未暮柰何雨冥冥

光宅寺

按建康志光宅寺本梁武故宅天監六年捨宅作寺昔雲光法師講法華經于光宅每有華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即升空而去

翛然光宅淮之陰秦淮之陰扶輿獨來坐一作止中林千秋鐘梵已

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子虛賦飛穢垂髻扶輿倚靡注言美人等被麗服扶楚王之輿也昔人倨

堂有妙理高座翳遶天花深高座寺亦載雲光講法華天花散落今講經臺遺迹尚存紅葵紫

莧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童羈我果下騶

霍光傳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欲尋南岡一散愁綠岡初

日溝港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裊裊垂佇立怡
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正好渡興盡無
人檝迎我却隨倦鴉歸薄暮

苦我自
檝迎汝

新花

老年無一作少忻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不一作祇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可兩忘

田畫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荆公處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
每日只在書院中讀書時時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也○莊子田子方篇雖
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別本有絕筆二字注
詩後兩忘之句其趣然無累又欲出莊生右矣

四皓二首

四皓秦漢時招招莫能致紫芝可以飽梁肉非所嗜谷

廣水渙渙山長雲泄泄與其貴而拘不若賤而肆

里季角

里先生夏黃公鬚眉皓白謂之四皓顏師古注云爾○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
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渙渙水盛也泄猶舒也○揚子自負不歎此水也
五百篇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其二

秦毆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眾策頗知聚秦民頹
然此四老上友千載魂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靈珠
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
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

始以避秦隱商
山終以高祖媢
士義不為之臣故云一視也○始上欲易太子見四人者至大驚乃曰煩
公幸卒調護太子太子竟不易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故云回至尊

真人

予嘗值真人能藏毒而寧能納穢若淨能

莊子列禦寇篇彼
所小言盡人毒也

易羶使馨能解身赫赫能逆知冥冥日唯汝心攫而汝
耳目熒廓然而無營其孰擾汝靈神奇實主汝厥通莫
之令知北遊篇臭腐復化為神奇 嘻予豈不知黃帝覺焦螟死心而廢形

乃可少聞霆顧今親邁之於吾獨剽聆剗心事斯語自

傲以書銘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翫俞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見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莊子天地篇君子不可不剗心焉

寄蔡氏女子二首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又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年死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據東坡推公與公自許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顧遺此不錄又何也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揚雄解嘲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堠後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千

嶂承宇百泉遶雷五祀有中雷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曰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漢樂歌帝臨中壇四方承宇 青

遥遥兮纏屬綠宛宛兮橫逗司馬相如傳輦道纏屬注纏力爾反○張衡思立賦亂弱水之潺湲逗華陰之

植竹娟兮常茂柳蔦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

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

念汝遲汝歸兮攜幼記狸首之斑然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般音斑文貌

其二

我營兮北渚九歌夕弭節兮北渚 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葢襄十四年范宣

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披苦葢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注葢苦之别名○爾雅白葢謂之苦釋曰白葢茅苦也又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為葢然則葢即苦也以白茅為之故曰白葢 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

久之雲移乃去此殆指蔡氏女之念已也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妄畫異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山

林老顛眴揚雄美新文臣嘗有顛眴疾恐一旦先犬馬眴音縣數日占黃壤舟輿來何遲

北望屢儻况西城薺花時落魄隨兩槩鄼生傳落魄無衣食業魄音薄歲晚

洲渚淨水消煙渺莽躑躅壁上字期我無乃迂詩揚之水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汝左氏子無我廷

游土山示蔡天啟秘校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啟初見荆公荆公坐間偶言及盧仝

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啟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土山在上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云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此象之無巖石故謂土山有林木臺觀娛游之所安就帝請朝中賢士子姪親屬會土山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艑揚雄

方言櫂小舟音葉切韻玉篇不載此字

朝予欲獨往扶憊強登涉蔡侯聞之喜喜

色見兩頰呼鞍追我馬亦以兩黥挾范睢傳坐須賈堂下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斂

書付衣囊裹飯隨藥笈脩脩阿蘭若阿蘭若一名法菩提場見華嚴經土木

老山脅鼓鐘卧空曠篋簾雕捷業檀弓有鐘磬而無篋簾詩有瞽注捷業如鋸齒所以飾栒為縣

也升堂廓無主考擊誰敢輒坡陀謝公冢藏椁久穿劫

酒地野老今行饁謝安傳土山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紆懷起東山勝踐此一作

稠疊安傳高松戲安曰卿高卧東山諸人相與言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於時國累卵楚夏血

常喋安傳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又云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

以和靖御以長筭文武用命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庾翼病表子爰之行荊州刺史委以後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地勢險阻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桓温者觀此則西夏即荊州之地○漢文紀云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

師師古注本當作蹀謂殺人流血履涉之耳 外實備艱梗中仍費調變公能覺如夢

自喻一蝴蝶費調變謂桓温逆節漸著莊子齊物論云莊周夢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 桓温適自斃

符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寧當快一捷彼哉斗筭人得

喪易矜怯妄言屐齒折温病篤風朝廷加九錫使表宏具草安見輒改之歷旬不就會温死遂已左氏隱十一年天

刊史牒傷心新城埭歸意終難愜漂搖五城舟尚想浮

河檝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安傳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煽構安出鎮廣陵之步止築壘

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意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云云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安先築埭於新城外後人追思之名曰伯埭傷心新城埭歸意終難愜指上所陳事也杜

塞蘆子詩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筆談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方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即詩以觀則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而唐德宗時浙江觀察使韓滉亦於石頭築五城不知公詩所指謂延州五城耶抑石頭五城耶細考上下文意疑是荆公觀石頭舟師遐想劉牢之渡河之檝而云耳五城即石頭城冶城臺城苑城新城隴東謂漢三輔隴西謂天水諸郡

隴者所以限東西也今特指隴東者言公志在掃清關輔困於讒說遠圖未就而死所稱月照西州堞其旨深其詞悲矣亦猶杜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之意也

豈無華屋處亦捉蒲葵筆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

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眇不嗣陳迹况如接羊曇

追思安誦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貨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迺取其中者捉之價增數倍安作簡文謚冊桓温以示坐人曰此是安石碎金也廣記安學正書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又王僧虔云安正書入能品隸行草並入妙品安傳善行書

閣帖中亦有公尺牘安謂王羲之秦任商缺二世而亡豈清談致患耶 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

初嶺海仰視飛鳶跼窮歸放欵段高卧停遠蹀牽襟肘

即見著帽耳纔摩馬援傳仰眺飛鳶跼窮歸放欵段高卧停遠蹀牽襟肘

讓王曾子緼袍无表捉襟而肘見唐太宗時禁民皂衫摩耳帽以異官健 數椽危敗屋為我炊陳浥雖無膏汚鼎尚有羹

濡筴縱言及平生相視開笑靨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箸也字林作筴杜牧詩笑靨還須

待我 邯鄲枕上事且飲且田獵異聞集開元中道人吕公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同止逆旅主人方者黃梁

開

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嗟呂問之具言生世之困呂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俛首即夢入枕穴中遂見其家未幾登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顯仕忽欠伸而寤黃梁猶未熟謝曰先生以此室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莊子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趨蠟或叫號而寤或哭泣而魘幸哉同聖時

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寶劍擊壤勝彈鋏龔遂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彈鋏歸來兮食

無魚馬謹事追憐衰晉末此土方岌業強偷須臾樂撫事終愁

慄子雖天戮民有械無接摺莊子是天之戮民也注意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在宥篇吾

未知聖智之不為析楊接摺也翁今貧而靜內熱非復葉子衰極今歲儻與

雞夢協委蛻亦何恨吾兒已長鬣翁雖齒長我未見白

可鑷莊子葉公子高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也歟○謝安夢乘桓温輿行六十里見一白雞而止○列子天瑞篇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齊書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祝翁尚

難老生理歸善攝夕留畏年少譏我兩咄攝束火扶路

還宵明狐兔懾蔡侯雄俊士心僚形亦謀異時能飛鞚

快若五陵俠胡為阡陌間躑足僅相躡諒能交轡語吐

予不能嚼左思吳都賦曰土壤不足以攝生注攝持也○漢灌夫罵寶嬰今

成光儀令人敬已也○前漢游俠傳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

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注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東都賦馬蹏

餘足士怒未洩○嚼許劫反合也玉篇張口兒吐音祛開也

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口吐而不合天運篇予口張而不能嚼

王荆文公詩卷之二

王荆文公詩卷之三
雁湖李壁箋註
古詩
再用前韻寄蔡天啟

王荆文公詩卷之三

古詩

再用前韻寄蔡天啟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脩脩一囊衣偶以一書笈定
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筴時時羹藜藿鑊大苦難變驕須
遂敢侮有甚觀駢脅左傳僖二十三年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之澹然山谷中變
色未嘗輒始見類欺魄列子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注欺魄土人也又欺魄神凝形喪外物不能闕之
寒暄粗酬接從容與之語爛熳無不涉奇經可治疾秘
呪可解魘漢文帝除秘呪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
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疾若髭赴鑷天機信卓越學

等何足躡縱談及既往每與唐許協

莊子列禦寇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注協同也唐

堯許揚雄尚漢儒韓愈真秦俠

李翱答韓退之書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云云此秦漢間尚俠行

義之一

好大人謂狂知微迺如謀惟初造文字人惑鬼愁

豪雋耳

懼淮南子昔倉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

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秦愚初改臯

新既仍易疊

臯說文從辛從自臯人感鼻苦辛之狀秦以臯似皇字改為罪

云新以為疊字從三日

六書遂失指隸草矜敏捷

前漢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大盛而改之為三田隸書繆篆蟲書餘見吳長文新得顏公碑注○晉衛

誰珍壇山刻共賞蘭

亭帖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愜

歐公集古錄有周穆王刻石跋語云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

今贊皇壇山上穆王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退之作石鼓時在東都歌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又曰繼周八代戰爭罷無人收拾

那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侯方習篆籀寸管靜嘗壓

深原道德意助我耕且獵

揚子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又介甫字說序謂字聲形皆有義又云教必自此始

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天啟嘗助公檢閱修字說者

昔功恐唐捐

福不唐捐普門品經唐捐虛設也

異味

今得饒京師媚學子追師嘗劫劫陸羸淮汴糧水儻湖

海艤

莊子南榮越羸糧○杜詩貧窮取給行艤子

遠求而近遺如目不見睫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

說越王曰吾不貴用智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

偽鳳易悅楚真龍反驚葉

尹文子楚人握山雉路人問何鳥欺

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之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千金惟恨不得獻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厚賜之○

家語葉公好龍壁皆畫龍形真龍為降葉公見而喪魄

聞子再三歎往往心不厭或自逸而

走或喏而不噉或嗤元郎漫或訛白翁囁

元結自稱浪士及有官人呼為漫郎

○李吉甫嘗謂白樂天為聶嘯翁

鑠金徒欲銷韞玉豈愁浥

鄒陽傳眾口鑠金積毀消骨○浥醜也樂天詩

廩粟生醜浥

賢愚有定分咄汝無喋喋

張釋之傳豈效嗇夫利口喋喋

跨鞍隨我游

曳屣聯我跼

莊子曳屣而歌商頌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絃跼躑注躑跟為跼

照泉挹清泚跂石

綠嵬業東陂數儵魚西崦追蛺蝶翳林窺搏黍藉草聽

批頰

爾雅注黃鳥亦名搏黍。唐人詩歟。咨批頰鳥壁剝扣頭蟲。

黃尋遠蓮鬚紅閱鄰杏靨在

苒光景流楊園忽無葉扶病歸未久吾見喜寧帖褰裳

告我去祿仕當隨牒隨牒謂補選之常牒不被超擢也蕭晨秣欵段歸騎得

追躡謂言循東路復出西城堞行矣忍羈旅無魚勿彈

缺天閑久索驥駿足方騰蹠周禮天子有十二閑長驅勿驕矜小澗

亦勿慄鵬飛九萬里勿借風一筭溟波浩難窮勉自養

鱗鬣爵祿實天械天械出莊子功名為接楫寧能復與我搖漾

秦淮檝附書勿辭頻隔歲期滿篋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楚有葉公諸梁食采於葉僭稱公縉雲雖云遠冠

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禦

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胃出妙義可發矇

起魘汲黯傳如發矇振落耳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缺盧藏用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嚼搏飛欲我我鍛墮今跼跼

選五君詠鸞翻有時鍛忘情塞上馬說苑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弔之則曰此安知不為福居數月馬歸而人賀之曰此何知不為禍

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在治惟所挾載醪但彼惑

饋漿非我謀陶詩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莊子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經綸安所施有寓

聊自愜碁經看在手碁訣傳滿篋博物志堯造圍碁丹朱善之。邯鄲淳撰碁經坐看

碁勢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屐謝靈運登山步履刺摘溝港艤

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筴反嗤襍穢子但守一經笈初學

記載程曉伏日詩云今世能穢子觸熱向人家言嗷彼觸熱向人者而但自守一經笈也亡羊等殘生莊子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朽

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筴縱橫子墮局膈膊

聲出堞樵夫弛遠檐牧奴停晏盃旁觀各技癢竊議兒
 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視籠兩手徐思撚長
 鬣微吟靜悄悄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常爛浥
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趨邊耻局縮穿腹愁及業碁經有邊腹關眼 或
 撞關以攻或覷眼而壓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
 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伐事先和變或冒突
 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
 境欲并包總攝或僅殘尺寸如黑子着靨或橫潰解散
 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
 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批頰遜齋閒覽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碁不甚高詩又云諱輸悔誤是又未能

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賈誼傳淮陽王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着面。○襄公十四年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游俠傳郭解以軀藉友報仇注藉謂借助也。○蜀志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五代優人敬新磨戲批莊宗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

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

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陶侃傳諸參佐談戲廢事命取博具投之江。○揚子焉事博乎。○吳韋曜傳時

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實逆德豈如私鬪怯杜預傳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

間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虛宜亟討之

○定公八年晉侯盟于剡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眎諸侯將插涉佗梭衛侯之手及腕

衛侯怒注云梭擠也血至腕梭子對反。○王道常共子悅奕碁爭道。○衛出公輒

拒其父莊公崩贖事見哀公十五年。○越語范蠡云藝成況窮苦此殆天

所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

鑷比丘鼻毛被俗譏嫌白佛佛令蓄鑷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

道耕而德獵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于此白鶴吟留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為名毀譽禪宗先師普覺奄化西菴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菴席公固留不可寤詳譎妄遂逐詳而留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普覺也覽是詩者即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為不厚矣景齊久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
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
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
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
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
捨陰而坐露江淹傳好丹而非素論文章也

示安大師

道人深北山為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柷杖雖老矣
禰衡傳手持三尺柷杖以杖走險尚可追麀麀楚詞白鹿麀麀兮或騰踞
葦地大罵曹操柷他活切堂俯視何所有窈窕樛木垂楨植樛木詩注木下曲曰樛廣志曰楨植其子甚酢出西方內則云
相熟曰攢之楨植一名蠻植深尋石路仍有栗持以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歇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軟脉脉紅蕖靚
卧如有懷荒乘豈無興幽人適過我共取墻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濕
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掩靄中疑有白玉臺是夕

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嫦娥攀桂枝顧景久徘徊杖藜忽
高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我所思寄黃吉甫

我所思今在彭蠡一奩寒晶徑千里一奩言鏡奩也退之月蝕詩徑圓千里納汝腹此言

湖之濶也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渟尤可喜亦復可憐波浪

起琉璃崩歎湧巔系萬斛之舟簸一筆超邑越都如歷

指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挂龍尾跳空散作平地

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薦冥冥蔭演迤稍上尋源出奇

詭像圖釋迦祠老子釋迦佛名淨政王太子入雪山修道證果老子即周柱史老聃也臺殿掩靄

相重累石槽環除逗清泚松竹靚深無虎虺其徒翛然

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已天台賦應真飛錫以躡虛注謂得真道之人。莊周傳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黃

侯可與談妙理視棄榮官猶弊屣每採紫芝求石髓我

欲從之勸游徙穀城公孫能若此穀城公孫謂黃也五老聞之當

啟齒寄聲五老吾念爾相見無時老將死郭璞游仙詩粲然故玉齒。廬山有

五老峯

寄朱昌叔

楚公有三女皆公女弟也次適朱明之仕至大理少卿昌叔其字也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黃雲

萬里寄聲無鴈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滿衣塵

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李白晚歲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又劉鞏

詩莫驚此度歸來晚買得西山正值春言晚應欲相依也下又有寄昌叔七言詩云買宅相招亦本謀指此句也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潔白今何苦而老手脚皴以黑聞

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

隋史志釋迦之

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

苦行也諸外道邪人並來騁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勝奴了切惱也

其二

亦有心想問庭前柏

庭前柏樹子趙州和尚禪話

跋陀羅師能幻物

梵語跋陀婆羅此云賢守自守護賢德復守護衆生

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除所幻

還為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昔何慢

十方世界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

佛幻維摩受記事又楞嚴經第五卷不取死非幻非

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是名妙蓮華

贈彭器資

器資名汝礪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進士第一公早所厚晚立朝風節彌邵無所左右贈詩時器資未入朝後

以公薦而用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
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間遡洄與我相往還
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
示我仙聖本所寰楞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楞伽乃海上山下瞰大海佛說此經時指海為喻○佛書言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

經言

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意謂以財作佛事止為有漏之因耳又疑財本身外之物取其了此理而不吝

贈李士雲

李子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着我
聞大梵天擎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浩劫淨無作佳哉

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相與驗其真他年在寥廓

洪昉禪師傳天中物

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昉既觀奇異備言其所見乃畫為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

王荆文公詩卷之三

韻五
不其山望本
非其其常人
行舞並並有
潘木能天黃
東山屏翠
池觀寶石
慕文章
崇想
五文
臨

王荆文公詩卷之四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半山報寧禪寺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為半道故以半山為名其地亦名白塘

舊以地卑積水為患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額為報寧禪寺寺西有培塿乃荆公決渠積土之地又按續建康志半山寺即公故宅也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固辭同平章事改左僕射未幾又懇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游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荅元豐之末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即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我行天即雨我止雨還住雨豈為我行邂逅與相遇

其二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華嚴

經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

定林寺

按定林有上下二寺上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按建康實錄上定林寺宋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在下定林之後乾道間僧善鑑重建下定林寺在蔣山寶公塔西北按塔寺記宋元嘉元年又置下定林寺東去縣一十五里南史何嗣入鍾山定林寺闕內典齊東昏侯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二事但云定林寺不云上下

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城

市少美蔬想今困悵焚且憑東南風南持寄嶺頭雲談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題定林壁

定林又有菴公嘗讀書於此此詩必題菴壁也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無身臥移桃花示俞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薦綿花爛熳

美錦千兩敷亭臯閔公二年重錦三十兩注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晴溝漲春綠

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舸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髣髴秦

人逃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夾岸續紛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攀條弄芳畏晚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

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啜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之長而桃為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人疾不取貲使愈者人植杏五株數年成林奉乃作倉

宣言人買杏者不須來報但一器杏償一器稻人有欺者猛獸輒逐之所積稻復以施人余嘗至杏林故地即今太一觀是也○樵取木也蘇取草也我

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絕誰見有池瑤

謂蟠桃言其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醕酌相隨否古詩言服藥求神仙

說荒唐也
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
被服純與素亦此意也

對棊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未晚
從此亦復不吟詩

書八功德水菴詳見八功德水注

幽獨若可厭真實為可喜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脩
然無所為自得而已矣言見山聞水默與意會豈復有礙哉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當暑脫煎熬翛然泳而去豈
無良庖者可使供七箸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陸璣艸木蟲魚

疏遼東梁水魴特肥美語曰居就糧梁水魴鱠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網魚得鱣不如啖茹

霍風

霍風摧萬物暴雨膏九州卉花何其多天闕亦已稠天闕建康山名即牛首山
白日不照見乾坤莽悲愁時也獨柰何我歌無有求

偶書

惠施說萬物槃特忘一句寄語讀書人嗷嗷非勝處莊子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楞嚴經周利槃特迦此云蛇奴善見律又翻為路傍生有長者女淫奔他國思信父母中路生子因以為名或云過去世曾生蛇中其身隱然有文如蛇或云禱于蛇神而生故云蛇奴曾為大法師有五百弟子祕吝佛法不肯教人得暗鈍報以宿善故遇佛出家五百比丘同授一偈經九十日不記隻字又說其兄盤伽先得度而槃特賦性愚鈍為兄所逐出門涕泣如來知其根熟付與掃帚日使掃地教誦掃帚二字得前忘後後忘前思惟日久因有發明曰掃除喻入正道塵糞喻三毒垢掃帚義者正謂是矣乃令住闕靜處端坐正意調出入息由心散亂一句伽佗不能記憶且數鼻中出入息風入息為首曰入息

一出息二從一至十周而復始先入後出順生數先出後入順死數一生一滅循環無端微細窮盡生滅無從息風亦空心亡分別豁然開悟見息實相本一妙明圓常之性乃成無學

即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禪歌

莫道無心便為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又大智發於心心於何處尋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卧乾

地終不涸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迴祇緣疑這箇莊子秋水北海

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乾地平地說境不涸不墮說自心也又心經疏云本圓自住體同太虛垢本何依淨從何立○寒山詩不省這箇意

其二

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

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為物使堂堂

大丈夫莫認物為己此言結習易染雖宿命所好今生猶戀着也○小人役於物為物使也故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

來○圓覺經譬如有人認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

其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

知今是夢道我能蓄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既覺

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圓覺經善男子此無

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圓覺經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俗人夢覺始知其空而

不知世間諸緣亦皆夢也

其四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莊子

達生篇復讎者不折鑽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注由瓦無情故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

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

哀憐勸令真正脩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楞嚴經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

抽。寶積經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迷悶謂不識自心也。僧問慶諸禪師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會即打破

你頭

其五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真實事燔

燒陽自招沉溺陰自致令汝嘗驚魘豈知安穩睡列子陰氣壯則

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又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沈實為疾者則夢溺然詩意非列子所指也遺教經云黑蛇藏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鈞早併

除之即可安眠

其六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馬祖語亮坐主有曰從生從死只是這箇南泉語黃蘗運曰長老身才沒量大笠子

大小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鋸也解不斷鎚也打不破

作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若問無眼人這箇是什麼便

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僧問南泉只如云僧遷化向甚麼處去答云東家作牛西家作馬又問意旨如何答云遇騎即

騎遇下即下

其七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誰信爾奇

哉閒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本不從他處起禪宗論雲門有

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墮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云

其八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失

脚落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惱却不解思涼

言人不能破妄

歸真滅去衆念死受諸苦皆由此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其九

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

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薪何須學鑽燧

白雲端禪師云

一二三四五剩得大多六七八九十却少些子作麼生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大衆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其十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已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今

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

其十一

傀儡祇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

知棚外人擾擾一場鼓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樂府雜錄傀儡

起漢平城之圍○心役於五根亦猶傀儡爲人牽掣僧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邊人

其十二

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答我燒炭來炭

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即是土隨意立根栽

李生指土雲也

○圓覺經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又偈云如木中生火木盡火還滅覺即無漸次方便亦如是

其十三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已死應不活衆

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二四天王獻鉢

維摩經加旃延

問疾維摩云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注小乘以封我為累故尊於無我無我既尊則於我為二大乘是非齊旨二者不殊為無我義也○四天王各獻一鉢於佛佛以手疊鉢曰一即四即一又諸經要集云佛將成道無食器四天王各獻一鉢即石鉢佛總受之以表平等佛以四鉢按之為一四鉢仍現比丘不許用此恐與佛等石鉢帝青寶鉢也

其十四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來思又早見之亦何有歛然如電掃惡既是磨滅好亦難長保若令好與惡可積如財寶自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其十五

失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罪苦即念快樂樂即生貪愛無苦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佛書言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

故佛說此等深可畏怖○志公歌任縱橫沒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其十六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

古宿語客來則接賊來則打○瑞岩常自呼主人翁惺惺着莫受人謾○賊不打貧兒家祇林和尚語

其十七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即須隨賊行復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無亦不營

寒巖子詩世有一種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鬻雖有一靈臺何殊客作漢○漳州羅漢和尚歌袒膊當胃打一拳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彭亨更不東西去持鉢

其十八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著名高行
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投土窟魂魄散逃逃汝見利貪叨故

其十九

勇有孟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當如此休
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圓覺經一切衆

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

其二十

利瞋汝刀山濁愛汝灰河汝癡分別心即汝琰魔羅圓
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徧了一切法不如且頭陀心不離疑即是

魔境琰羅即閻羅之類也見地藏十輪經。瞋譬則刀山也愛譬則灰河也。佛經三性圓成實性依他起性徧計性。選李善注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也

自遣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愁不住庾

集攻許愁城終不破盪許愁城終不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鰕搖浮游鬚魚鼓嬉戲鬣釋
杖聊一喝褰裳如可涉自喻適志歟翻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帝青九萬里空洞無一物華嚴

經帝青珠帝釋所寶玩此言天九萬里盡為青帝色也。周顛傳指腹謂王導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君輩數百人傾河畧西南晶

射河鼓沒晶精光也牽牛之北為河鼓蓬萊眼中見人世歎超忽麻姑云接待以來已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住者當時棄桃核聞已撐月窟且當呼阿環

乘興弄溟渤

王母傳命侍女取桃以玉盤盛七枚四與武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收核種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王母降漢宮遣侍女與上元夫人書云云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一時頃侍女回上元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十年世多指阿環為王母今據此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也

吾心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猶然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

詩意若悟萬法本空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集道與脩然會墨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歸此言猶有在

形骸肝腦非所吝也○莊子宋榮子猶然笑之

稚金敷新涼老火炮殘濁桃枝煖渙忍散髮晞曉捉煩病脫然醒淨若遺身覺移榻欹獨眠欣佳恐難數

渙忍穢濁也晞

乾也○孫休詔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公所用欣佳亦類此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陂農心知水未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而我官閒幸無事北窗枕簟風泠泠於時荷花擁翠蓋細浪颺雪千娉婷誰能敬眠共此樂秋港雖淺可揚舲

前人固以荷花比婦人矣但不若公語之清婉也

獨卧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卧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浙瀝生晚聽紅
綠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鍾山暝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終
不與法縛亦不著僧裘華嚴經起信抄中善行非福行不動行无明流
煩惱流欲有流又四相生住滅。首楞嚴經我
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車載板二首

鬼車不祥鳥也
一名車載板

荒哉我中園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

人聞此聲莫有笑而莞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視遇
若搏黍好音而現眈壤壤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
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萬里挽法雲秀公云平
生生死夢三者

死可揀然要推知先後。崔豹古今注薤露萬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
人傷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萬里薤露送王公
貴人萬里送士大夫
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其二

鳥有車載板朝暮嘗一至世傳鵬似鴉而此與鴉似唯
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遭值洛陽
多少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
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為異憐汝好毛
羽言音亦清麗胡為大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憎汝

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游吾不汝羹哉

賈誼傳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不祥鳥也。荀

子今夫猩猩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斃其羹食其哉。捐書出莊子。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鷓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為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鷓鳥舍切說文鷓鷯屬也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宴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稚子舉按出咄嗟見盤羞飯新秔有香煮菜旨且柔

內則甘旨柔滑

史記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莊子腹猶果然注飽貌也果音顆

王荆文公詩卷之四

王荆文公詩卷之五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秋熱

余在臨川得此詩石本一僧跋云元豐末公居金陵秦淮小宅甚熱中折松枝架欄禦暑因有此作按元豐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處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無愧乎

火騰為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欄宇架以松櫟之條枚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臺

左昭公七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愆陽陵秋更暴橫煥我欲作昆

明灰金流玉熠何足怪

月蝕詩金爍水銀流玉熠丹砂焦鳥焚魚爛為可哀

憶我少年亦值此翛然但以書自埋

張祜詩萬卷書中死便埋

老衰奄奄

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回西風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

窰新開簾窗幕戶便防冷且恐霰雪相隨來盧全詩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

州六合烘為窰
○焮注灸也

秋早

暮尋蔡墩西按建康志載境內有蔡伯喈讀書臺公所稱蔡墩恐即是蔡讀書臺也獨覺秋尚早山路

葩卉繁野田風日好禪林烏未泊經屋塵未掃蠻藤五花簞復足休吾老

同沈道原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凝寒月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新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枝木醴何所直建康志陳後主

時覆舟山蔣山松柏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錫今功德水亦在蔣山此言新甘可貴木醴不足道也

王洪文望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遶東岡出

思北山北山即鍾山周顒隱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建康

宋熙寺西百餘步有白蓮菴策禪師所居

上南岡

暮塢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捐書息微倦委轡隨小蹇偶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興未覺西林緬

謝公墩墩在公所捨宅報寧禪寺後余嘗至其處特一土骨堆耳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想此絳長檣左氏縿絳於木而止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藉盤與樽

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羊曇大山人知名士謝安甥也特為安所愛重

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正緬懷蒔蘭蓀小草戲陳迹甘

棠詠遺恩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名伯埭萬事付鬼錄恥榮何足論

天機自開闔人理孰畔援公色無喜懼儻知禍福根涕

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桓溫陳兵新亭將移晉祚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帝嘗召伊飲安侍

坐帝命伊吹笛伊又撫箏歌怨詩曰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為安發也安泣下沾衿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詩言安不懼於元桓而垂涕於讒者似未能

一視禍福也

秋夜泛舟

池塹秋水淨扁舟遡涼颼的皪荷上珠俯映疎星搖深

尋畏魚淦中路且回橈冥冥菰蒲中乃復有驚跳禮運龍以為畜

故魚鮪不淦注淦之言閃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淦然驚走也。回橈不欲魚之驚也乃自有跳於菰蒲者書一時之適

和耿天隲同遊定林寺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皆捧腹逍

遙煙中策放浪塵外躅晤言或世間誰謂非絕俗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谿姑

對江令公於古詩亦求工如此。按輿地志言青谿岸側有神祠世謂青谿姑南朝時有靈異舊傳隋平陳張麗華孔貴嬪死於此今祠像有三婦人蓋谿姑與二妃也建康志遂指谿姑為麗華誤矣。江令宅見招約之職方注

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舄王喬傳自縣詣

臺朝輒有雙鳧從東南來帝令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開亭捐百金於此掃

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陶詩心遠地自偏公析而用之似為之疏解也我行西

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公時指岸

木謂此可尋尺伐之營中止持用自怡懌懌言俟其成

邀我堂上食百憂每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欄楹新坐
久膝前席翛然忘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謠舒永懷佇想
對以臆摘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鷁億公十五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隕石于宋五

仍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敢責信陵君遺侯生不受乃置酒大會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侯

鄰壁婦休機杼事兒失刀槩職師古曰削者以刀削簡何膠膠續揚子古之槩人也

擾擾而紛紛籍籍攜持欲一往繼此方如織元龍但高

卧司馬勿親滌元龍卧見次韻鄧子儀注○相如傳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幾能孩童舊握手

次韻舍弟江上

板聯一作聯鑣

岸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履輕暖水隨帆遠吹
波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蹊桃花悞劉阮搜神記劉晨阮

肇人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甚遙望山上有桃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敢數枚飢止體充下山取水見一杯流下有胡麻焉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笈曰劉阮二郎投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據事止是桃實非桃花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此即萬宗泉也公嘗作記云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上得洗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發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熙寧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臨川王某記時公以會靈觀使家居

世傳壽可三松倒下元夫人語封陟能使君壽倒三松見太平廣記此語難為常人道
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我移兩松苦不早
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怜衆木總漂搖顏色青青終自保

兔絲伏苓會當有邂逅食之能壽考不知篝火定何人

且看森垂覆荒草史記龜策傳伏苓者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稍免絲去之即以篝火燭此地火

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君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

山栲復謂留侯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皂求僊辟穀彼

誠悞未見赤松飢已槁張良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辟穀吉見史記本傳豈如

強飯適志游封植蒼官蔭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莊子何其無特

操上下隨煙何怪怪怪音草劉向列仙傳赤松子嘗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詩言煙必別有出處蒼官

受命與舜同樊宗師絳州園林記松名蒼官真可從之忘髮縞詩雖祝我以

再黑積雪已多安可掃試問蒼官值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其二

宋興古刹今長干宋興寺名長干見次韻酌朱昌叔注靈曜臺殿荒檀藥左思吳都賦檀

樂壇娟二泉相望棄不深西泉尚累三石槃其流散漫為沮

洳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土梗久蔽塞穿治乃見發磔

完道人慈哀波汲遠溝蕩取土合兩山山前灌輸各自

足輓轡轉罷井口間取遙比甘覺近美與舊爭列知新

寒熾熾夏秋百源乾抱甕復道愁蹒跚疾傾橫逗勢未

足嗟此善利何時殫慮長易脆有大檀大檀謂施者伐堅匡廬

窟孱顏金多匠手肯出巧風水千里焉知難沒羽之虎

行林間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跡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籀龍失職因

藏跽籀龍意亦取竹杖投葛陂化龍事循除靜投悲瑟瑟映瓦微見清潺潺

三年營之一日就有口共以成爲懽論功信可侈後觀

何似當年萬竹蟠

杜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補注溝蕩周禮地官稻人以溝蕩水

荅俞秀老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季咸終亦失而走莊子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清涼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漱流齒欲注功名事晉孫

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常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送惠思上人

黃鶴撫四海翩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回如有求飛

鳴阿閣上好與鳳凰游顧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文公二年臧文

仲祀爰居不智也注海鳥曰爰居集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歲宴忽驚矯問胡不少留因

知網羅外猶有稻梁謀

老景

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褚先生蕭蕭何所直每

嫌柳渾青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藥折景春戰國時人

宗正劉德漢人褚先生武帝時人蕭何漢相柳渾唐人李白字太白唐人謝安字安石晉人劉向連前句榴字○石林詩話云荆公有老景春可惜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謂前无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岩巖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水不變山梁異无累論自王符筆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為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失為佳製也

雜詠八首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豪不為小莊子知北游篇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微

外不為遐漢鄧通傳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不識

壽與天不知貧與奢忘心乃得道道不去紛華近迹以

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而世以為夸

其二

神龍豢可致古有秦龍氏昭公七年猛虎擾亦留周禮服不氏掌猛獸而教擾之注猛獸虎豹之屬擾馴也

變生父子間上聖不能謀常情在欲得義養或成仇變生

父子如瞽叟欲得舜牛羊倉廩類。唐末五代諸將皆以異姓為養子號曰義兒他人恩更輕患禍信難周

其三

古風知遜悌班白見尊優薄俗謬為恭獨在勢權尤伏

波迷俯仰愛禮坐成仇馬援傳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

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由是恨之梁松父名統斷斷洙泗間豈是老者羞

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史記

其四

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戰國策如虎豹之搏羔豚必無幸矣。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巧者具機弋鷲猛還拘孿論功莫如神論大莫如

天悲哉區區人乃欲逃其間逃其間者謂不有神與天者也

其五

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莊子謂楚王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不知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挾丸以加其頸也翠鴿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范睢傳且夫翠鴿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餌也材為世所利高下同僵仆能逃天地間螻蟻無不足

其六

關雎后之淑棫樸王之明兔置尚好德況乃公與卿所

以彼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絃且歌為我發古聲

其七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甘棠下嗟
今千室長已恥問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世為化

韓詩外傳云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公嘗作撫州倅廳見山閣記乃云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旨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各細褊迫者之所好則記又與詩意異矣

其八

任公蹲海濱一釣飽千里用力已云多鈎緡亦難理巨
魚暖更逃壯士飢欲死遊儵不可數空滿滄浪水

莊子外物篇任

公子為大鈎巨緡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暗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鮓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

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莊子儵魚出遊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漢贊聞張良之智謀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五世相韓韓入秦

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

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世大索何能為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良嘗東見滄海君得力

士為鉄錐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黄石非吾師

良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謂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固陵解鞍聊出

口捕取項羽如嬰兒漢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卒以

滅羽秦誓不啻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高帝欲棄太子呂后

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為客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四人果至客建咸所

洛陽賈誼才能薄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

王太

司馬遷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司馬相如子虛賦鸞雛孔鸞。後漢王渙謂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

耶之路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遷答任安書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賢俊哉詩言遷之高才顧低回於中令尊龍任職也成書與後世憤排聊自釋

太史公論六家之旨要遷自序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領畧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

明不失孟子直樊父仲山父也既明且哲譏遷被刑味於明哲之道也。孟子謂寺人孟子遷為宦者令故亦以寺人比之馮參贊

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孟子不直則道不見或指此謂遷白李陵事也彼欺以自私豈啻相十百世人竊

迹以屈其身如馬遷者亦有之而求其實如遷者蓋鮮也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魏武帝紀威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殷墟言後五十載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

間其鋒不可當至建安五年恰五十而曹公破紹天下無敵矣公用一星黃甚妙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

武侯當此時龍卧獨摧藏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本

亮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樂時人莫之許也魏畧曰亮在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

晨夜從容嘗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答崎嶇巴漢間屢以弱

攻疆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長庚太白也夜將既其光始著以喻孔明之於漢云勢欲

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武侯卒年五十四怨

者為李平廖立皆以罪為亮所廢亮薨立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平亦發病死平嘗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言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

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豎子

祖餘策猶能走强梁死諸葛走生仲達

王荆文公詩卷之五

Blank space for the text of the fifth volume of Wang Jingwen's poetry.

王荆文公詩卷之六

古詩

鴈湖李壁箋註

讀墨

友人宜黃李郭嘗云介父讀墨詩終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韻爾意以為詩益散古無此體然如韓公謝自然誰氏子詩已如此

誰為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尚有言我則異於是兼愛為無父排斥固其理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退之嘲魯連固一作顧未知之耳退之嘲魯連子詩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如何蔽於斯獨有見於彼如何蔽於斯言孔墨相用也獨有見於彼謂嘲魯連也凡人工自私瞿也信奇偉漢志見正遂與中庸詭退之讀荀子考其辭時有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

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又原道嗚呼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公詩意正類此儒者之道理一而分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固自有等差之辨墨翟蓋似是而非也退之醇孟軻而駁

荀揚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已化而不自知此語孰

云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退之言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言韓雖駁荀揚而已乃自言孔墨必相為用是韓亦未免蔽而不自知也賈生過秦論仲尼墨翟之賢蓋已對孔子言之矣○公詩詆墨蓋本於孟子然孟子不云乎歸斯受之又云今之與揚墨辨者如追放豚然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此足見聖人忠厚之至於異端未嘗終絕之也招如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之招言彼既歸於儒不應追咎其既往也

往也

讀秦漢間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為窮空子

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杜牧阿房賦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幽谷引

雲翳翳兮谷之幽天將雨兮田者之稠有繩于防兮有畚于溝我公不出兮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孰兮收者舞吾收滿車兮棄者滿筥誰吾與樂兮我公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搴兮甘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我州兮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懌兮將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游完公亭兮使勿毀以慰吾民兮歲歲之愁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後漢南匈奴傳呼韓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
豐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

欲留之而
難於失信

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嘗有意態由來

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南匈奴傳三昭君南郡人元帝以良家子
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

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與匈奴生二子據此
乃無毛延壽事古今詞人相傳如此必別有據也又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
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狀幸之諸官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
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
乃按其事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

南事祇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

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阿嬌武
帝陳皇

后也以驕妒失寵退居長門宮○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
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頴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
庭堅以為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白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孝矣然孔子欲居
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
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羶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

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中詩目送飛鴻手揮
五絃勸胡酒而目屬飛鴻言意不在胡也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

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

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昭君死單于葬之胡中地多白草而此
塚獨青○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

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
无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
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
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
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桃源行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
役乃始皇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詩追配古人惜

乎用事失照管為可恨耳據公詩意槩言秦事實
探禍亂之始末而互著之如詩話所言亦幾狹矣

望夷宮中鹿為馬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宮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始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弗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順高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方高設此驗時二世猶未至望夷宮也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

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

桃源記遂與外人間隔

漁郎漾舟迷遠近花

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

云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亦見陶記

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

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於郭鄰○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與其中子俱執夷三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

亦復難為情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

黍熟同一炊歛見壠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

食黍還心悲

歎息行

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

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云冤

路傍年少歎息汝正觀元元之子孫

未聯傷民俗之異於昔皆系上之化其詞微矣○杜

詩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此意尤佳

送春

武陵山下朝買船風吹宿霧山花鮮萬家笑語橫青天
綺窗羅幕舞嬋娟小鬟折花叩船舷玉琰寫酒疇金錢

朱夢飛動浮雲嘯天外筦簫來宛轉斷橋人行夕陽路
樓觀瑠璃影中見酡顏未分驂騶催燭入坐客猶徘徊
豈知閭闔門邊住春盡不見芳菲開日月紛紜車走坂
少年意氣何由挽洞庭浪與天地白塵昏萬里東浮眼
黑貂裘弊知幾時相見綠樹啼黃鸝榮華俯仰憂患隨
命駕吾與高人期

詞氣疑非公詩又公未嘗至武陵然亦詩人之作也

兼并

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先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饗上有一不饗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
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巴寡婦清其先得丹
穴而擅其利數世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築女懷清臺注以其行潔故號曰清禮義日已偷聖
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
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
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此公異日引國服為息之證以行青苗之張本也。貨殖傳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和吳御史汴渠詩

水經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莫若渠即汴渠也漢平帝時河汴決壞後明

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名通濟渠引河水入汴曰自大梁之東引入泗連于淮至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植柳煬帝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軸轆相接

鄭國欲弊秦渠成秦富强

韓聞秦之好兵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為韓延數歲之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於是關中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

源在淫荒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夷門築天都橫帶

國之陽史記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侯嬴所隱處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荆揚貨

入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糧自宜

富京師乃亦窘蓋藏月令命百官謹蓋藏注謂府庫園倉所藏物此言雖竭東南之力京師亦不富也征求

過夙昔機巧到莛芒說苑子路言孔子說七十君而無所通曰建天下之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哉東方朔客難御史

以莛撞鐘則朔乃以莛為莛也莛音庭莛也集韻又音艇韓詩有如寸莛撞巨鐘又班固敘傳言律曆問不容翾忽翾字當作杪杪禾芒刺也

閱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傷救世詎

無術信傳自先王念非老經綸豈易識其方我懶不足

數君材宜自強他日聽施設無乃棄篇章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見寄

嘉祐三年九月初官

既權茶民私畜販者皆有禁又茶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江南兩浙荆南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三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議弛禁至是著作郎何高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圍戶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嘉祐四年二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糜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圍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利至小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戶念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詔曰自唐建中始有茶禁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歷歲之弊一旦以除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初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行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

餘茶肆行天下矣此韓魏公相業君子謂此舉為然其時富公亦為相

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摧其子而為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毀九漢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言十損其八九也其一雖幸在漂搖亦將朽公卿患難才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為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漢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韓文送孟東野序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不鳴其善鳴者也四牡小雅節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項大也箋云四牡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也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哿矣富阡陌哀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

棄而走豈無濟時術使爾安畎畝故今一二三公戮力思

矯揉時富韓並為相王堯臣曾公亮為參知政事嘉祐四年也非仁宗在上四公之賢固處廟堂豈能有此盛舉乎永惟東南害

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晁

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則傳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注云將送也或曰資也往往死鞭杻敗陳被雜惡強賣曾非誘

節付羣材元和聖德詩出節少府詢謀欲經久朝廷每如此自可躋仁

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士選使自朝右

聰明諒多得為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遽柳詩王程有餘暇○嚴助傳事薄遽師古曰薄

迫也遽皇者華周爰諮諷謂老若少者皆宜詢之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尚

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如輕萬鈞當令

衆人負強言豈宜當耶用報瓊玖

按公集有議茶法一篇與此詩意同

酬王伯虎

按公集有荅王伯虎書論聖人君子之行即此人也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遂殊品

莊子

帝王篇體盡無窮而游無朕注北也○帝王篇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爾來百千年轉

化薄愈甚父翁相販賣浮詐誰能審睢盱猴纓冠狼藉

鼠穴寢滄海恐值到

恐是到植莊子草木之到植者過半注植又音值立也○賈誼賦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亦音值

誰念魚鼈淦鴉聲雖云惡革去在食甚

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注鴉惡聲之鳥也謂食黹之故改其鳴就我以善音又張天錫謂晉公卿云桑甚甘甜鴉鴉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如心

嗟誰職教化獨

使此風稔恬觀不知救坐費太官廩予生少而戇好古

乃天稟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平悲吒失

食飲唯子同我病亦或涕沾衽謂予可告語密以詩來

諗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窮觀何拳拳靜念復凜凜

賤貧欲救世無寧猶拾瀋

哀公三年火富父槐至日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注瀋汁也說窮且

版築尹屈唯烹飪逢時豈遽廢避俗聊須噤徂年幸未

暮此意可勤恁

恁思也

荅虞醇翁

輟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臨

餐恥苟得莫以盡心疇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揚揚

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子撫我厚欲言祗慙羞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

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

退之別趙德詩我遷於揭陽子先揭陽居○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韓

至潮州謝表戚戚嗟嗟與死日迫○歐文忠坐責諫官貶夷陵令與尹師魯書云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懽戚无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韓別趙德詩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材高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之汨

彝倫同朝敘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

陳韓與孟簡書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胃中不滯礙

寄曾子固二首疑此詩公在館中時作也嚴中閣為指秘閣而言

嚴嚴中天閣靄靄層雲樹為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沈約

詩蔽虧崑山樹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回如有

慕傷懷西風起心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去我終不顧

其二

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九域

志明州東門山漢地理志所謂天門山也時恩繆拘綴私養難乞假子固以元豐元年十二月差知明州未幾改毫

兼公時在鍾山此詩必子固未第游學至明時低回適為此含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

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厘相隨問耕者言時以諒直為詭詐如指正論為沽名買直之類也○陸龜蒙詩奴顏婢膝直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

王荆文公詩卷之六

王荆文公詩卷之七
 曹空白
 雁湖李壁箋註
 古詩
 虎圖
 壯哉非羆亦非羆
 橫行安尾不畏逐
 顧盼欲去仍躊躇
 卒然
 我見心為動
 熟視稍稍摩
 其鬚固知畫者巧
 為此此物
 安肯來庭除
 想當槃礴欲畫時
 睥睨眾史如庸奴
 黃蘆上有寒雀驚
 相呼槎牙死樹鳴
 老鳥向之俛喙如
 哺雛
 山牆野壁黃昏後
 馮婦遙看亦下車
 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

王荆文公詩卷之七

雁湖李壁箋註

古詩

虎圖

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

壯哉非羆亦非羆

爾雅羆如能黃白文又曰羆似狸今羆虎大於虎豹文如狸

目光夾鏡當坐

隅

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

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

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

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

莊子畫史解衣

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

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

時聞人坐上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眾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或曰此體杜甫畫鷁行耳大抵前輩多模取古人意以紓急解紛此其一也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斲竹簟

端溪琢枕綠玉色端溪高要縣有溪人於此鑿石為硯其色正紫而微青斲水織簟黃金紋

翰林所寶此兩物笈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

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古書燭龍崑山神也又山海經赤水之北有山其神

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

帶安能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禮曲

坐無箕倨謂伸兩足而坐其形如箕笛材平瑩家故藏硯璞均清此新得掃除

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

與物同其適公不自眠則客對主人眠不但箕倨而已人言介甫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真

知睡者歐公端石枕其形製疑亦方者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退

謝鄭羣贈簟詩法曹貧賤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倒身甘寢愈百疾却願天日長炎曦

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

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

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卧

穎尾為潔清此詩歐公為翰苑時已有歸穎之意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

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

歸偃休退之畫記偃休者二人白髮青山如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

却上青天跨箕尾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和吳冲卿雪詩

陽回力能遠陰合勢方鞏真空忽汗漫造物誰慙憑輕
於擘絮紛細若吹毛毳雲連晝已替風助宵仍洵憑陵
雖一時變化亦千種簾深卷或避戶隘關尤擁滔天有

凍痕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委翳等辭寵穿幽偶相
重值險輒孤聳積慘會將舒羣輕那久重中山王勝傳羣輕折軸此句似有所
譏者紛華初滿眼消釋不旋踵槁樹散飛花空簷落懸渾
漢書渾乳汁也又佛書付法傳商那手出香乳懸泉流注何當困炎熱以此滌煩壅共約市
南人收藏不為冗

和冲卿雪并示持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世無種靈
昏得照耀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壠分纔
一毛輕聚或千鈞重飛揚目已眩摧壓聽還兗漁舟平
繫舷樵屨役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塗壅爭光嫦娥
妒失色羲和恐賴逢陽氣蒸轉作水波溶舞庭稱賀嚴

唐韋斌宰相安石子也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掃路傳呼寵
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從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恭
元寶每大雪之際令僕夫自門巷掃雪
為徑路以迎賓客具宴飲之會為煖寒
見讀眉山集雪詩注吳侯謂冲絕俗唱韓子謂持當敵勇勝負觀兩豪吾
衰但陰拱
點布傳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
斂手曰拱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

送石賡歸寧

虛名誤長者邂逅肯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決江河側
身朝市間樂少悲慙多文章舊所好久已廢吟哦開編
喜有得一讀瘳沉痾裹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又欲及
歲晚空當掃絲窠韓詩絲窠掃還成稍出平生言道藝相珎磨忽
隨鴈南飛當此葉辭柯去去黎嶺高黎嶺在建州浦城縣想見青坡
陀黃花一盃酒為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隋和

隋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寶也

送張拱微出都

歸卧不自得出門無所投獨尋城隅水送子因遠遊荒
林纏悲風慘慘吹駝裘捉手共笑語顧瞻中河舟嗟人
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此留念始讀
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裹青衫觸事自悔尤誤為世所
容榮祿今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毛施萬牛司馬遷答任安書若九牛亡一毛
不足助時治但為故人羞寬恩許自効終欲東南流子
今涉冬江船必泊蔡洲蔡洲非汝蔡乃在建康城西南寄聲冶城人冶城見仲明父至宿注
為我問一丘漢班嗣報桓譚書曰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寄題睡軒

劉侯少忼慨劉侯不詳為誰天馬脫馮羈一官不得意州縣老委

蛇新居當中條墻屋稍補治疏軒以睡名從我遠求詩

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又況佐小邑有才安所施賦

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翛然即高枕於此樂可知王官

有空谷隱者常棲遲司空圖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拂榻夢其人亦足慰所

思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為浩歌臨西風更欲往從之

冲卿席上得昨字

嗟予乏時才始願乃丘壑強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低

回大梁下屢歎風沙惡所欣同舍郎同舍郎出直不疑傳誘我文義

博古聲無惱淫真味有淡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畧

君恩忽推徙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揚子

吾不睹參辰之相比
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環坐傾
杯杓別離寬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興至亦同
作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滿眼
桑柘死盡生芙蕖家家新堤廣能築謝玄暉詩春色良已凋秋場廣能築胡兒
壯馬休南牧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北風卷却波浪聲祇放田車
行輾輾

白溝行

白溝在安肅北十五里闊纔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
遼人分界處○公此詩必作於使北時也竊味全篇已微
見經理之意君臣之間志迄弗遂其卒乃為政宣之禍豈非天
哉余頃因使燕亦嘗過所謂白溝者河甚淺狹可涉地屬涿州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兔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吾校獵爾以是困中國漢兵不道傳烽燧師古曰晝燔燧夜舉烽萬

里鉏耨接塞垣鉏耨字出過秦論萬里鉏耨接塞垣詞不迫而意則深切矣○按沈文通和王微之漁陽圖云燕山自是漢家地北

原棘門灞上徒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公賦此詩實昭陵時按當時從臣歐陽公奏疏幽燕桑葉暗川

有云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
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
安得不取笑四夷為其輕侮詩所稱棘門灞上或亦歐公之意也

河間河間今屬河北瀛州防禦郡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此言諸侯王多不循理道獻王獨以賢稱所謂大雅卓爾不羣也胡麻

生蓬中詰曲終自傷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言王性本直因武帝之忌而縱酒自晦所以為詰曲也好德

尚如此恃才宜見戕恃才指淮南王安之類乃知陰自修彼不為傾商

陰目修謂周文王為諸侯時區區二世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

果不長

武帝立三王皆有制冊見武五子傳言武帝不以躬行化其子徒以空言勉之宜三王之後皆不長也

陳橋

余嘗過陳橋今改為郭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

韋城滑州屬縣太白高將曉也

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澶州

九域志澶州南至東京二百五十里

去都二百五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
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
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水渡天發一矢胡無首
河水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續鑑上謂輔臣曰契丹已入寇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進發之期不可稽緩冬車駕北巡及駐

躡韋城虜益南侵羣臣復有以王欽若南幸金陵之謀告上意稍惑準入對曰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雖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奏曰寇準言是願陛下亟幸澶州上意遂決行次衛南謂輔臣曰虜率腥膻深入吾土又河水且合戎馬可渡宜過為之防可督諸將嚴飭戎備宜從事虜率眾抵澶州直犯大陣圍合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虜統率易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壞守床子弩弩發撻攬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攬死虜大挫衄退却不敢動駕自南城幸北城虜退和議成皆寇準之功也

比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韜稻飯隨梁饌引刀取肉割啖客

銀盤臂臑蕞與鮮

禮記少儀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又臂臑謂肩脚。曲禮下彙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鄭司農云

鮮謂生肉彙謂乾肉

慇懃勸侑邀一飽卷牲歸舍觴更傳山蔬野果

雜飴蜜獮脯豕腊加炮煎

爾雅狼牡各權牝名

酒酣眾吏稍欲起小

胡摔耳爭留連

晉載記劉曜問曰大胡來耶小胡來耶摔耳胡人以爲重禮又金日磾傳日磾摔胡

爲胡止飲

且少安一杯相屬非偶然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人所寄
吹簸偶得還中州羸身歸來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
歡娛慈母終一世脫去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
白玉菡萏吹高秋爾雅芙蓉之總名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蕩夜燃柏子煮山藥憶
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盛怒黃雲愁五
更疋馬隨鴈起想見鄮郭花稠稠鄮郭在明州百年夸奪終一
止楊惲傳古與今如一止之路。退之雜詩向者夸奪子萬墳壓其巔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身萬里心
網繆莫道異趣無相求易同氣相求言不可以儒釋之異而相忘。右詩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

王荆文公詩卷之七

王荆文公詩卷之八

鴈湖李壁箋註

古詩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泊船香爐峯

孟浩然詩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

始與子相識寄書邗江上

寰宇志揚

州合瀆渠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比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詒我峯下

石緣以湘水竹攜持與南北永懷故人歡不願百金易
竹枯歸樵蘇石爛棄沙礫夷門忽邂逅綠髮皆半白追
思少時事俛仰如一夕老矣無所為空知念疇昔常思
一杯酒要子相解釋出門事紛紛歸卧意還瓿子虛賦與其窮極倦
瓿音劇倦也聞當上溢水持詔出一作守嶺阨方為萬里別執

手先慘戚茲游信浩蕩山水多所得爲我謝香爐風塵
每相憶

其二

倉黃離家問南北中路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不驚人
雨雪前村更欺客舊交旌旆此盤桓見我即令兒解鞍
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聊一歡行藏欲話眉不展
互歎別離心繾綣行年半百勞如此南畝催耕未宜晚

黃離思歸淘河子鵲鵲鳴鴉山樂官提壺畫眉
伯勞催耕皆鳥名詩逐句藏鳥名亦如藥名體

和仲庶出守潭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賈生傳文帝初立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高才有公

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仲庶自三司戶部副
使以天章待制知潭

三司事劇吏狠
衆故云接肘

指搗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墻畫山水隱几
詩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

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襄公二十六年
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酈淥多美酒酈淥見和微
之登高齋不知尊前客更得賈生否誼先爲
河南吳

公客後謫長沙今公言尊前客
又施之吳姓用事精切如此

即事六首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莊子
齊物

論周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
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交游義相好骨肉情相親如何有

乖睽不得同苦辛杜詩哀哉兩决
絕不復同苦辛

其二

昏昏白日卧皎皎終夜愁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幃

蟬相鳴悲上下無時休徒能感我耳顧爾安知秋

其三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

勝墜馬死賈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王自墮馬死豈必生之過而生自剋責如此言古人不苟其官也韋處厚為近臣當敬宗初每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以處厚之事觀之誼之責已不為過也 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

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欺人猶以學自名

余嘗愛王逢原一詩與荆公詩意類今錄於此古人重非道飢不苟豆羹有為非其心或不脫冕行如何

其四

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瑟入齊人雅鄭亦復殊

真跡設殊二字與俗書不同蓋設字本合如此寫世俗從支從皮皆非也殊字亦然○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

其五

自歛歔寥寥朱絲絃老矣誰與娛

商陽殺三人每輒不忍視

檀弓下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亦均食

君食

其六

止永懷南山阿慷慨中夜起

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侔

晉書天文志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 寒暑自有常不顧萬物求

蟬蔽朝夕

詩蟬蔽之羽衣裳楚楚注渠畧也朝生夕死 蟪蛄疑春秋

莊子蟪蛄不知春秋 眇眇萬

古曆回環今幾周

送鄭叔熊歸閩

鄭子喜論兵魁然萬人敵嘗持一尺箠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跨馬

河南北方今邊利害口手能講畫疑師穀城翁張良傳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方畧已自得天兵卷甲老壯士不肉食低回向詩書

文字銳鐫刻科名又齟齬棄置非人力黃塵彫鬪裘小杜詩贈

以蜀馬箠副以胡鬪裘鬪賓逆旅同偏仄秋風吹殘汴霰雪已驚

客浩歌隨東舟別我無慘惻閩生今好游往往老妻息

南陔子所慕天命豈終塞

寄二弟時往臨川

蕭條冬風高吹我冠上霜我行歲已寒悲汝道路長持

此犬馬心千里不能一作得將使汝身百憂辛勤冒川梁青

燈照詩書仰屋涕數行不有親戚思詎知遠遊傷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水有梁與魯沅田桑樹可蠶耕君於其間耻射利

獨岸清泚留朱蕘詩書當前日開闔冠帶滿坐相逢迎

勉求高論出施設無以私智為公卿

休假大佛寺

罷憊得休假衣冠倦趨翔挾書聊自娛解帶寺東廊六

龍高徘徊光景在我裳冬屋稍暄暖病身更强梁強梁者必遇其

敵金人從我有不思捨我有不忘王令詩求即令我煩去即問誰

可與言攜手此徜徉婉婉吾所愛新居乃鄰墻寄聲能

來遊維用寫愁傷

別謝師宰

閭闔城西地如水雞鳴黃塵波浪起塵頭之高如波浪掀湧窮

年一馬望扶桑東得省門身輒止簿書期會老紛紛盛言車馬奔馳之盛謹

傳以簿書不報期會為大故邂逅論心喜有君數日未多還捨我相看愁

思亂於雲

解使事泊棠陰時三弟皆在京師二首

始吾泊棠陰三子不在舟今當捨之去三子還遠遊茫

然千里水今見荻花洲俛仰換春冬紛紛空百憂介父嘉祐三年

二月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此言換春冬去官時當是四年自是入為三司判官獻萬言書深言當世之故所謂百憂皆書中所論者懷哉山川

異往矣雪霰稠登高一涕泗寄此寒江流

其二

泊船棠陰下灘水清且淺回首望孤城浮雲一何緬久

留非吾意欲去猶繾綣馳心故人側一望三四反蕭蕭

東堂竹異日留息偃無恩被南國疑此行當翦

驂騑

龍德不可係變化誰能謀驂騑亦俊物卓犖地上遊怒

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轍跡古所到山川畧能周鴻濛

無人梯沆漭遠天浮巉巖拔青冥仙聖所止留列子渤海之東有大

壑焉中有五山曰蓬萊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欲往輒不能視龍乃知羞

寄朱氏妹朱明之也

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見奇偉行

尋城陰田坐釣渠下止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入視
 爾諸幼歡言亦多社當時獨張倩張奎也遠在廬山趾沈君
 未言昏沈君季長也名已習吾耳安知十年來乖隔非願始相
 逢輒念遠悲吒多於喜今茲豈人力所念皆聚此諸甥
 昔未有滿眼秀而美低回吾親側亦足慰勞止嗟予迫
 時恩一傳日千里史記田光曰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據一傳日千里之句公時為江東提刑爾舟亦已
 戒五兩翻然起郭璞江賦爾乃隸秀稷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注五兩鳥毛為之置檣竿之上以候風也蕭蕭東南
 縣望爾何時已空知夢為魚逆上西江水

贈陳君景初景初本末注見別篇

吾嘗奇華佗腸胃真割剖神膏既傳之頃刻活殘朽列子湯問篇扁鵲飲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注言恢誕乃書記少有魏華佗傳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及當須

剗剖者飲以麻沸散須臾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昔聞今則

信絕技世常有堂堂穎川士謂陳君也察脉極淵數珍丸起病

瘠鱸蟲隨泄嘔佗傳陳登病懣佗曰使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鱸食腥物所為飲以藥吐出三升許蟲半身是生魚鱸攣

足四五年下針使之走一言儻不合萬金莫可誘又復

能賦詩往往吹瓊玖卷紙誇速成語怪若神授名聲動

京洛蹤跡晦菘莠相逢但長笑一作嘯遇飲輒掩口獨醒意

何如無乃寡俗偶顧非避世翁疑是壁中叟廣記神仙孫博傳博遇山間石

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十數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安得斯人術付之經國

手

贈張康

昔在歷陽時歷陽今和州得子初江津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

親介甫嘗云平生不服紫團參亦活到今捨舟城南居杖屨日相因

百口代起伏呻吟聒比鄰叩門或夜半屢費藥物珍欲

報恨不得腸胃盤車輪今逢又坎坷令子馳風塵顛倒

車馬間起先冰雪晨嗟我十五年得祿尚辭貧所讀漫

累車豈能蘇一人言讀書雖多無補於時曾不無求愧子義有施

慙子仁逝將收桑榆馮異傳光武璽書報異曰邀子寂寞濱退

於寂寞之濱

送程公闢之豫章

公闢先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吏數犯渝州邊公闢自夔乞徙治渝州大賑民饑旋徙

節河東路入為三司判官刑部郎中出知洪州時嘉祐七年五月

畫船插幟搖秋光鳴鐃伐鼓水洋洋豫章太守吳郡郎

行指斗牛先過鄉鄉人出郭航酒漿魚

鼈膾魚炊稻梁芡頭肥大菱腰長醕醢喧呼坐滿床怪

君三年滯瞿塘又驅傳馬登太行纓旄脫盡歸大梁蘇武

揚瀾吹漂浩無旁老蛟戲水風助狂盤渦忽折千丈强

君聞此語悲慨慷迎吏乃前持一觴鄙州

歷選多俊良鎮撫時有諸侯王諸侯王謂滕王本朝太宗第六子元

拂天高閣朱鳥翔西山蟠繞鱗鬣蒼子厚馬退山茅亭記是

下視城塹真金湯城之西為大江大江之外為西中戶尚有

雄樓傑屋鬱相望杜牧鍾陵詩垂樓萬幕青雲合可見其盛

千金藏漂田種杭出穰穰沉檀珠犀雜萬商大舟如山

起牙檣牙檣堦蒼云颿柱也今之掛帆木輪瀉交廣流荆揚輕裾利屣列名

巨數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亦言鱗鬣之類山西山特高雖隔江下視州城如金湯

韓文聽穎師琴失勢一落千丈强

處置等使

三寺卷八

七

倡貨殖傳趙女鄭姬揄長袖躡利屣

春風踏謠能斷腸

踏謠踏歌也

平湖灣塢煙渺

茫樹石珍怪花草香幽處往往聞笙簧地靈人傑古所

臧勝兵可使酒可嘗

晉人語北府酒可飲兵可用

十州將吏隨低昂談笑

指揮回雨暘非君才高力方剛豈得跨有此一方無為聽客欲霑裳使君謝吏趣治裝我行樂矣未渠央

鳳凰山二首

驅馬信所適落日望九州青山滿天地何往為吾正貧賤身祇辱富貴道足羞涉世諒如此惜哉去無由

其二

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簿兒生在正觀開元時

鬪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

表盜傳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

夢中作

青門道北雲為屋

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青門或曰青門

大壚貯酒千萬斛燭

當

獨字龍注雨如車軸

華嚴經龍王於彼大海中雨滴如車軸

不畏不售畏不續

彭蠡

茫茫彭蠡春無地

春無地者言春漲渺然皆水

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棹

拖萬舟回千載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

鎮南謂豫章

水

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余方哈

此觀

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

學飲飛

呂氏春秋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涉江中流有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楚王聞之位以執圭漢宣紀應募飲飛射士

許慎云飲便也許說與如淳異

買田欲棄江湖去

牛渚

宣城舊志牛渚山突出江中

歷陽之南有牛渚一風微吹萬舟阻華戎蠻蜀支百川
合為大江神所躔山盤水怒不得泄到此乃有無窮淵
朱衣乘車作官府操制生殺非無權陰靈秘怪不欲露
退之詩疑甚閼陰曹燬犀得禍却偶然溫嶠自都徙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尋卒

東門

東門白下亭摧甃蔓寒葩淺沙枝素舸一水宛秋蛇漁
商數十室門巷隱桑麻翰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翰林謂太白自嘗有白下亭詩魏灝作白集序載白攜金陵之妓裴敬作白碑載白嘗游上元蔣山讚誌公則白下公嘗所游歷處酒姥家借用王方平事調笑此
水上能歌楊白花古樂府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楊花飛白雪枝

裊綠煙斜舞袖卷煙雪綺裘明紫霞風流翳蓬顆

賈山傳蓬顆蔽

冢師古曰顆謂土塊也蓬顆言土上生蓬

故地使人嗟迢迢陌頭青

謂柳

空復可藏鴉

王荆文公詩卷之八

王傑文公詩卷之八

上卷雜詩上
家語古曰
美無極
除難
由卷
致世
誠美
問素
實風
亦
德
美
問

